

丁力
著

跳槽

畅销商情小说作家丁力的最新力作！

科技干部被迫下海后工作、生活和心理的真实批露！

作家出版社

丁力
著

跳槽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跳槽/丁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63-3156-X

I. 跳… II. 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700 号

跳 槽

作者: 丁 力

责任编辑: 窦海军

装帧设计: 步步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10.7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156-X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媒体称丁力是最具爆发力的新锐作家和老板文学的领军人物，这一评价很有吸引力，但我们更看中一位商会会长的感慨：“只有做过企业的人，才能把企业家写得这么到位”。这句话平白若水，却一语道破了丁力及其作品魅力的核心。

丁力商海沉浮十载，翻然上岸写小说一发而不可收，两年时间竟出炉了近20篇以深圳为背景的老板、商情小说，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商情文学旋风。在遍地煽情、满眼做作的今天，丁力的小说会让人感到，只要给真实自然稍加一点简洁和深刻，就会散发出草色朦胧、春雨初降时的气味。这是来自土地的气味，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厚度的气味。丁力的小说虽然以城市生活为题材背景，却仍然散发着这样的气味。



丁力
著

跳槽

跳槽真的只是跳槽？还是跳槽后的工作？

科技十部像这个后工作：生活和心理的真实披露！

作家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窦海军



书籍装帧→步步赢◎吉 振

010-65937500

1

张绍康来深圳与兔子有关。

兔子是人，不是动物。兔子的大名叫王逸。王逸是跟张绍康一拨分配到华东设计院的大学生，而且他们正好都是学耐火材料的，所以就分配在一个室——耐火材料室。

王逸跟张绍康一起来设计院报到的时候，不叫王逸，叫王定兔。这个名字不好听，土，容易被同龄人嘲笑，甚至影响找对象，所以，来设计院不久，改了。但是没有全改，至少姓还没有改，另外，就是这个“逸”，与原名中的“兔”没有完全脱掉干系，算是对乡下父亲的一种尊重吧。

张绍康跟王逸不但是一个室的，而且他们还住在一起。不仅单身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，就是结婚之后，单位的房子也分在一起。

华东设计院的公房分配跟评定技术职称一样，完全是论资

排辈。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单位分配的房子是“团结户”，就是两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。房间是分开的，但是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，用当时他们自己的话说，叫做“同吃，同拉，不同睡”，想不团结都不行。由于张绍康和王逸资历完全相同，又在一个设计室，所以，他们两家是“团结户”。

后来，等单位盖新房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搬进了新房，腾出的三居室分配给普通高级工程师，普通高级工程师让出的两居室留给工程师，工程师留下的一居室就落到张绍康和王逸这样的助理工程师的头上，如此，他们才结束“团结户”的生活。

张绍康和王逸之间的矛盾是从他们合住“团结户”的时候开始的，但是那时候“团结户”特别强调“团结”，所以双方都比较克制，彼此小心翼翼，矛盾并没有爆发，但是，到了一居室之后，思想放松了，矛盾也就逐步公开化了。

华东设计院的一居室房子叫“飞机楼”。之所以叫飞机楼，并不是因为这栋楼真会飞起来，而是因为这栋楼原来是平房，后来年轻的大学生分配来的多了，现盖来不及，并且也没有地方盖，于是，院里决定在原来的平房上临时加一层。土建室的工程师们计算过了，加一层是可行的，既然加一层可行那就加一层，加一层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——多快好省。

加是加起来了，加起来之后才发现上不了二楼，因为原来的平房结构中根本就没有考虑楼梯的问题。于是，钢结构室的工程师们提议在屋山头再加上一个钢结构的楼梯，虽然不好看，但是勉强可以供人上下，只不过钢结构的楼梯悬在屋山

头，很像当时上下飞机用的舷梯。住一居室的年轻人虽然当时大多数还没有坐过飞机，但是在电影或电视里面见过，于是，年轻的助理们每次出入房间都有了一次类似上下飞机的经历，“飞机楼”由此得名。

尽管是“飞机楼”，但毕竟是单门独户的一个家，比“团结户”好多了。正因为“好”，所以分配起来还有讲究，就是到底是选择楼上还是选择楼下的问题。院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巧妙，就是凡是同一个室有几户的，就给他们楼上楼下搭配，相当于去火车站买车票，如果你正好买两张卧铺，售票员就给你上下铺各一张。这样，院里就把矛盾放下了，下放到由各设计室自己解决。张绍康和王逸他们室的主任比较公平，说张绍康夫妻俩都是本单位的，双职工，就由张绍康挑吧。张绍康晚上回去跟老婆商量，老婆说当然是楼上好，楼上干净。既然老婆说楼上好，那么就是楼上好。第二天早上一上班，张绍康就把老婆昨天晚上的意思向主任汇报了。但是，刚刚汇报完，从主任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老婆就把电话打来，说她们室的人都说了，还是楼下好，楼下安全。张绍康想不明白为什么说楼下安全，而楼上就不安全。难道小偷专门喜欢偷楼上，而不喜欢偷楼下？

“你怎么这么不长脑子呀？”老婆说，“你不想想我现在的情况，天天上下‘飞机’合适吗？”

老婆这样一说，张绍康就明白了。老婆怀孕了，怀孕的老婆挺了一个大肚子，天天上下钢结构的“飞机舷梯”，当然不安全，万一哪一天摔跤了怎么办？所以，住楼上确实是没有住楼下安全，而且安全问题当然比干净更重要，于是，张绍康又

跑去找主任，说：我要楼下。

“那不行，”主任说，“我已经对王逸说了。”

“您再说一遍，”张绍康求主任，“就说您当时听错了。”

主任不说话，摸出一根烟。张绍康眼疾手快，赶紧给点上了。点上之后，张绍康觑着脸说：“您说了，如果王逸不同意，我不怪您。”

主任还是不说话。没有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。只是把烟吸进去，又吐出来。

“这样，”张绍康说，“福建三明的施工服务我去。”

主任的脸上活泛了一些，问：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张绍康说。

既然如此，主任就去对王逸说了。

主任没有按照张绍康教他的那样说，也就是没有说是他自己听错了，如果那样，不是显得主任没有水平了吗？

主任对王逸说：“福建三明的项目要派一个年轻的同志去，你想不想去呀？”

“我不想去，”王逸说，“我老婆下个月就要生孩子。”

“是啊，”主任说，“张绍康老婆下个月也要生孩子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那也不行，”王逸急了，“房子住楼上楼下任他挑了，施工服务总不能还照顾他吧？”

“是啊，”主任说，“我刚才也是这么想，总不能什么事情都照顾他吧。”

“就是。”王逸说。

“那么这样呢，”主任说，“干脆房子让你住楼上，福建那

边的施工服务你去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”王逸说，“我宁可住楼下，也不去福建施工服务。”

主任想了想说：“实话对你讲，房子我已经替你做通工作了，他同意住楼下，让你住楼上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”王逸说，“反正我不能去施工服务。”

主任又想了一想，仿佛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，说：“行！就按你说的，房子你照住楼上，三明那边的施工服务我再做做张绍康的工作，压着他去。不过，你小子可记着，这次我是为你兜着了，你可不能在施工图上给我含糊。”

“是！保证！”王逸说。说着，一个立正，向主任敬了一个礼。跑了。

后来，王逸就住在了楼上，张绍康就住在了楼下。

住上去之后，王逸才发现上当了，主要是“飞机楼”没有设计专门的垃圾箱，所以住楼上的人家每天处理垃圾有点麻烦，需要专门一趟一趟地送到楼下，非常不方便。特别是王逸家，老婆正好坐月子，垃圾本来就多，而且来照顾老婆月子的老母亲是农村人，根本就没有城市人处理垃圾的概念和经验，所以，就经常直接把垃圾往楼下扔。当时张绍康的老婆也在坐月子，他的老母亲正好也在照顾儿媳的月子，老太太不愿意了。老太太先是对张绍康说，见效果不明显，于是又拦住王逸说。王逸嘴上硬，不承认，但是回去还是跟自己的母亲讲了。王逸对母亲讲过之后，母亲果然注意了许多，但是，时不时地还是来点天女散花。终于，有一天，两个老人吵起来了。王逸的母亲说不过张绍康的母亲，不但说不过她，而且旁边的人大

都也都指责王逸的母亲不好，毕竟，在设计院这样的单位，是容不得天女散花的。老太太理屈词穷，非常生气，使出杀手锏，说：你们再这样，我就告诉我儿子。旁边的人笑了，问：告诉你儿子能怎么样？老太太说：我让我儿子给你们穿小鞋。旁边的人糊涂了，不知道她儿子王逸怎么样能够给他们穿小鞋。

“我儿子是工程师！”老太太说。那口气，比在村里面吵嘴的时候说“我女婿是乡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”还要自豪，还要底气十足。

王逸的母亲这样自豪和底气十足是有根据的，因为王逸当初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是乡长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下来的，王逸走的时候，他们乡又敲锣打鼓送他去的县里，给母亲的感觉，是儿子王逸比乡长的官大，大多了。现在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并且当上了工程师，哪怕是助理工程师，那也一定是个比乡长更能给人穿小鞋的职务。但是，这句话在周围的人听起来，就相当的好笑了，事实上，当时也确实引起了周围人的哄堂大笑。设计院，除了少数后勤人员之外，哪个不是工程师？于是，旁边就有一位告诉老太太：在设计院，工程师就等于你们乡下种田插秧的。

老太太不信，当然不信，难道敲锣打鼓送去上大学，回来之后就相当于种田插秧的？老太太纳闷了一下午，晚上等儿子回来，问儿子。王逸一听，马上就明白了，明白下午为什么那么多人见到他喊他“工程师”了。明白了之后，就认为自己出丑了，而且是非常出丑。说实话，王逸还从来没有这么出丑过。

这件事情的影响还没有被人忘记，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更让王逸丢丑，至少他自己认为更丢丑。

这件事情就是评定中级职称。也就是评定王逸母亲说的“工程师”。

大约是故意制造竞争气氛，华东设计院评定中级职称是分批的。所谓分批，就是同一拨分配来的大学生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评定中级职称，而是要分先后。具体到他们耐火材料室，就是头一批只能从张绍康和王逸两个人当中评出一个定工程师职称，而另一个则要等到下一批。说实话，这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，因为谁都不愿意落后，谁落后了，肯定是相当丢面子的事情，而知识分子，不就是要一个面子嘛。

事实上，张绍康和王逸两个人的资历完全相同，实际工作成绩上也很难分出高低，所以，主任表现出了高姿态，向院里表示：要么，给我两个指标，两个人都上；要么，干脆一个指标也不要给我，我全部等到下一批。按说，要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，一个指标不要总该行吧。不行。院长说不行。说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分出高低，就是要形成竞争机制，如果你们室两个都上或两个都不上，那么还怎么体现出竞争？主任很想说这是故意制造矛盾，但是他没敢说，既然不敢说，那么只好回去硬着头皮“评”。评到最后，张绍康上了，王逸要等到下一批。张绍康上的理由也非常简单，因为他参加施工服务的时间比王逸长，具体地说，也就是长在福建三明的这次施工服务上。

王逸火了，找主任说理。主任解释了半天，王逸仍然不服。

王逸问：“施工服务时间长短也能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？再说，他去三明做施工服务，我也没有闲着呀？天津热带是谁做的？扬州板材是谁做的？常州钢铁厂的锻造炉改造是谁做的？”

主任知道王逸委屈，但是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绝不能说软话。主任说：施工服务时间相当于大学老师的讲课时间，或相当于医院医生的临床时间，当然应该作为职称考核的指标。

王逸气得脸色像高铝耐火砖。

此后不久，王逸就下海了。关于王逸下海的原因，有人说是上次他母亲说“我儿子是工程师”的缘故，也有人说是没有第一批评定中级职称的缘故，还有人说是王逸自尊心太强过于敏感的缘故，但是不管是什么缘故，王逸下海了。

王逸走的时候，跟院里闹得非常僵。刚开始是跟室主任闹，后来是跟人事处闹，最后是跟院长闹，闹到最后，院里把他的档案卡住不放，就让他那样成为“黑人”走的。至于职称，王逸走的时候倒是已经定了，但是只是下了一个院里的红头文件，并没有颁发正式的职称证书，事实上，那时候院里也基本上不给任何人颁发职称证书，仿佛是院领导有先见之明，知道这些小子们早晚要走，能捏在手里的东西就尽量捏在手里，王逸这样一闹，当然是永远不打算给他发什么职称证书了。

王逸下海大约一年之后，回到设计院。王逸这次回到设计院，是院长亲自接待的，因为他是给设计院带业务来的。这时候的设计院已经事业单位企业化，需要自己养活自己，而一旦需要自己养活自己，那么能带来业务的就是大爷。大爷来了，

院长能不亲自接待吗？

其实不仅院长待王逸热情，整个设计院的人待王逸都热情。待王逸热情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给设计院带来业务的原因，如果那样，那也太瞧这些知识分子了，毕竟，王逸带来的业务所创造的效益摊到两千名工程师头上，还是微不足道的。大家待王逸热情，是因为这些人从院长待王逸的态度上看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是那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价值。特别是那些在墙里不香的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，自认为在设计院受到了像当初王逸一样的不公正对待，通过王逸的衣锦还乡，一下子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范例，所以，见到王逸比见了海外华侨还热情，更有几位直接向王逸打听深圳那边的一些情况，就差没有说“把我也带去”这样的话了。其实说与不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在一次宴席上，王逸公开地说：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各位放心，到深圳来找我。听口气，仿佛他已经是老板了。

王逸后来果然就真成了老板了。

两年之后，王逸再次回到设计院。这次王逸回来的目的没有上一次那么明确，但是身份却明确多了。一看就是老板相。头发烫了，烫成了卷发，像非洲人。另外就是脖子上戴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金项链，并且这种金项链跟内地人戴的金链子明显不一样，具体表现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链子，而是一个一个金珠子，显得特别的沉重。尤其能表现王逸老板身份的是他说话，王逸这次回来说话粗声大气、先声夺人，一副暴发户的架势，如此，院里人都相信，王逸发财了。

“发财不是目的，”王逸说，“主要是想做点事情。”

说着，王逸开始给人发名片，名片上写着：深圳深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逸工程师。在当时，法人代表就是老板的意思，比如像设计院，过去书记是一把手，后来搞法人治理，院长是法人代表，院长就是一把手了。一把手就是能拍板的人，而且老是能拍板，所以，所以就是“老板”。

大约是王逸下海五年之后，华东设计院已经彻底地企业化了，因为原来主管华东设计院的国家部委都被改革掉了，谁还会养它？所以，不仅企业化了，而且地方化了，由原来的部属设计院变成了地方设计院，可惜这个地方太小，根本承受不了一个拥有两千多名工程师的大设计院，于是，地方上表现出了务实的态度，拱手将设计院下放给了当地的钢铁公司，而钢铁公司本来就有一个设计院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小设计院”。然而就是这个“小设计院”，也任务不饱满，再接受一个大设计院怎么弄？最后，慑于地方上的压力，勉强接受了一个改革方案——让“小设计院”兼并大设计院，但对外继续保留大设计院的牌子。本来小设计院的人在大设计院的人面前是矮一等的，现在儿子突然被宣布成了老子，兴奋得整个小设计院像过年。过年之后，清醒过来，觉得老子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至少，要给儿子饭吃。但是，小设计院的人本身就吃不饱，哪里顾得上突然之间收养的一个肚子比他自己还大的儿子？最后，出路当然还是依靠改革，第一项改革就是人员精简，凡夫妻俩都在设计院的，必须下岗一个。

单位的这项决定看似合理，其实是制造夫妻矛盾。至少是制造了张绍康跟他老婆之间的矛盾。关于他们俩当中哪一个下岗的问题，张绍康跟老婆商量了几天，也没有达成最后的意

见。

按照张绍康的意见，老婆下岗，老婆下岗之后还可以在家相夫教子，而张绍康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下岗之后做什么？再说，这时候的张绍康已经提拔为耐火室的副主任，相当于副处级，大小是个领导，下岗不是可惜了？

“中国的政策是说不断的，”张绍康说，“今天下岗，说不定明天又上岗。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，大小是个领导，到时候就能说上话，能替别人说话。既然能替别人说话，那么就肯定会有人主动替你说话，这叫官官相护。所以，留着我在岗等于是留着青山在。”

老婆的意见正好相反，老婆认为应该她留在岗位上，张绍康下岗。只要她留在岗位上，家庭就有了保障。女同志毛病多，一旦下岗，再有个病什么的，不是很麻烦？

“你是个男人，”老婆说，“大小还是个领导，即便下岗，也总有办法。”

“还是你下岗。”张绍康说。

“还是你下岗。”老婆说。

张绍康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东西，这还没有大难临头呢，就各顾各了？

“我下岗了，你让我干什么？”张绍康问。

“干什么你总有办法，”老婆说，“你总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？”

老婆最后这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。是啊，张绍康想，我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！于是，为了证明自己“如”兔子，张绍康下岗了。

2

张绍康下岗之后就来到了深圳。事实上，无论先头下海的还是后来下岗的，从华东设计院出来的人，大多数都到了深圳。当然，这些人都来深圳与王逸在深圳有关。所谓与王逸有关，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投奔王逸去的，实际上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投奔王逸，之所以说与王逸有关，主要说是与王逸的示范作用有关。由于王逸以前在华东设计院是“工程师”、是“兔子”，属于不得志甚至是被人瞧不起的角色，所以，他的成功反差巨大，给了设计院的人这样一个印象——深圳是能改变人的命运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当他们的命运需要改变的时候，或者被迫需要改变的时候，当然就首先想到了深圳。比如张绍康，张绍康下海之后本来是可以去上海的，去上海离家近，而且关系也广一些，但是，一想到王逸那个神气劲儿，张绍康就不服，就想比试比试，想着王逸都能做到的，我张绍康